

貝雷絲在旅店客房附設的獨立浴間洗完澡，擦著溼髮，返回艾黛爾賈特面前。

「這幾天辛苦妳了，艾爾。」

「呵呵，跟妳在一起，才不辛苦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正坐在窗邊保養武器，聞言輕笑兩聲，緩緩收劍入鞘。

她將這柄鋒利如初的銀劍擺到行囊旁，起身接過貝雷絲手上的棉巾。

「坐下來吧，我幫妳擦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貝雷絲乖乖在床邊坐下，艾黛爾賈特爬上床，仔細幫她擦拭。

「說我辛苦，妳自己才是吧？這幾天都沒有好好睡，妳一定很累了。」

「有一點。」

「噢，這麼老實？那就閉上眼睛睡吧。」

「沒辦法……」貝雷絲搖頭。「累到沒力氣睡覺了，要妳親一下才能恢復。」

「什麼叫『沒力氣睡覺』啊？」

艾黛爾賈特頓時被她逗笑，低頭親了親她的臉頰。

「好，我親了，乖乖閉上眼睛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閉眼休息，艾黛爾賈特擦乾她的頭髮，順手幫她按摩起肩頸和手臂。

在心愛之人恰到好處的揉按下，貝雷絲的身體越來越放鬆，精神卻越來越亢奮。

「嗯……好舒服、艾爾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紅著臉張了張嘴，顧慮到貝雷絲這三天的勞累，閉上嘴巴，一個字也沒說。

兩人正在芙朵拉大陸東部旅遊，途中行經一座小城，順手解救了城外被魔獸攻擊的商隊。生還者激動地道完謝，情緒轉為頹喪，告訴她們，當地深受會吃人的變異魔獸之害。

魔獸數量太多，繁殖又快，領主去年曾派來軍隊協助，魔獸群消失了一陣子，今年春天雪融後又突然現身，攻擊性還變得更強了。

無法長期求助於領主，居民們只好委託傭兵跟冒險者見一頭殺一頭，互相告誡避免獨自外出，外出時一定要僱用護衛，但再怎麼小心，仍無法避免意外。

貝雷絲和艾黛爾賈特在四天前撞見的場面極為慘烈，五十人的商隊，倖存者只剩半數。兩人無法置之不理，決定出手幫忙。

要斬草除根，必須一口氣掃光所有巢穴。

為了將風險降到最低，貝雷絲集結當地的冒險者和傭兵，指揮眾人進行偵察和探勘，標記出巢穴後，即刻發起掃蕩行動，不眠不休地清理了三天三夜，徹底消滅了變異魔獸。

「啊，妳是……」

貝雷絲過去為艾黛爾賈特清剿逆黨時，殺名傳遍全大陸。

但這裡沒人見過她，直到在洞中擊敗魔獸之王，開始清算戰績，才有人突然從貝雷絲渾身浴血、面無表情的姿態認出她來。

「——『灰色惡魔』！」

然而，始終無人發現，當下正用手帕幫她擦去臉上血污的年輕貴族，就是「炎之女帝」。

「——對了，除了報酬，城主還送了這個，要喝喝看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幫貝雷絲按摩完，看她精神十足，下床拿起桌上的一瓶果酒。

貝雷絲接過酒瓶仔細端詳，問：「原料的果實，是用『沃土』種出來的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艾黛爾賈特知道她的顧慮。「這一帶農作物產量可觀，不需要用到『沃土』。」

「那我們小酌兩杯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艾黛爾賈特倒了兩杯酒，笑著跟貝雷絲碰了碰杯，坐到她身邊。

一面欣賞月色，一面啜飲果酒，身體在酒精作用下微微發熱，正適合入睡。

艾黛爾賈特喝完轉頭一看，貝雷絲端著空杯對她微笑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有點醉了。」

貝雷絲邊笑邊說，臉頰透出一絲薄紅。

她可從來沒醉過，艾黛爾賈特驚訝地看了看她的杯子。

「我們喝的，是同一種酒吧？」

「嗯……是嗎？」

貝雷絲假裝失憶，緩緩覆住她放在床上的手，把玩起她的手指：「不記得了。」

佳人在側，飲水亦醉。

艾黛爾賈特瞭然於心，紅了紅臉，想到她們也整整三天沒有「相親相愛」了。

「要不要我……幫妳回想一下呢？」

艾黛爾賈特心跳加速，表情鎮定地毛遂自薦。

貝雷絲悄然一笑，牽引她的手貼上自己臉頰，湊到她面前，輕啟唇瓣。

「幫幫我吧？」

美色誘惑在前，艾黛爾賈特不受控制地襲向她的唇。

兩人結伴多年，對彼此的感情不曾冷卻。

艾黛爾賈特依然熱烈地戀慕著貝雷絲，每當碰到她的氣息，就會不小心淪陷。

反覆糾纏貝雷絲的舌頭、熱切探索她的口腔，恨不得掠奪一切、在每個角落打上自己的印記，相纏的舌尖在變換角度時牽出銀絲，連結快要斷開時，艾黛爾賈特急忙吻了回去。

吻著吻著，艾黛爾賈特按倒了貝雷絲，將手伸進她衣服裡，恣意撫摸她的身體。

「哈……哈……」

可愛的掠奪者想要更進一步，大口換氣之際，解開她身上的睡衣，垂落的美麗長髮宛若銀瀑，甜蜜香氣在情熱之間搖曳，貝雷絲目不轉睛地望著這幅絕美風景，再次為她著迷。

貝雷絲稍稍坐起身，耐心配合她脫去睡衣，低頭含住她的唇，邊吻她，邊為她褪去衣物。

「……」

帶有體溫的下著摸起來有點濕滑，貝雷絲不由得多看了一眼。

艾黛爾賈特不滿地撲倒她，埋首到她頸間，重重吸吮了起來。

毫無防備地受到刺激，貝雷絲不禁發出短促的呻吟，那一聲嬌柔又嫵媚，聽得艾黛爾賈特小腹一緊，心軟地舔了舔剛吸出的痕跡。

「嗯、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抱著她，聲音在她的舔舐中顫抖，聽起來十分無辜，雙手卻毫不客氣地順著她的身線來回游移。

這位前·不正經卿不曉得佔有過艾黛爾賈特多少次了，熟悉她身上所有敏感脆弱的地方，也知道她喜歡什麼、想要被怎麼對待。

貝雷絲任由她舔自己，持續撫摸她的身體，從肩膀順著後背滑向雙臀，一路寵愛過去。

「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被她摸得不斷喘息。

「……我要妳……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將她押在身下，唇舌順著滲出細汗的脖頸舔下，吻到胸前，揉弄柔峰，吸吮花蕾。直到艾黛爾賈特不由自主地扭動身子，貝雷絲的手滑進腿間，有一下沒一下地按壓花心。

「啊、哈……嗯……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熱到全身冒汗，主動挺腰蹭起她的手指。

「別動。」

貝雷絲簡短下令後，艾黛爾賈特驀地停住動作。

「嗚……」

她一臉難以忍耐，渴求地望著貝雷絲，每當貝雷絲的手指嵌進秘縫，她眼中便會閃過愉悅的光芒，突然停下來時，便會可憐兮兮看著貝雷絲。

因為是貝雷絲下的命令，再怎麼想要都努力忍下來，乖乖任由貝雷絲擺布。

簡直是……惹人憐愛到了極點。

貝雷絲沒辦法繼續扮演壞心的伴侶，低頭吻了吻她，開始依照她喜歡的步調摩擦柔肉，每一下都讓她發出舒服的呻吟。

兩人反覆相纏多時，呼吸間都是熾熱的愛意。

「貝雷絲、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沉溺在她給予的快感裡，幸福到眼中含淚，想就這樣融化在她懷裡。

貝雷絲親了親她的唇，加快節奏推波助瀾，一手將她送上高潮。

「——！」

艾黛爾賈特被一道又一道的潮水淹沒，舒服得過了頭，叫都叫不出聲。

白浪消退後，她渾身酥軟，伏在貝雷絲身上喘個不停。

靈魂同步接收到伴侶的快樂，貝雷絲恍惚地看著她，忽然笑了笑。

「還沒……結束。」

貝雷絲伸手按上自己的左肩。

艾黛爾賈特以咒術固化的魔力常駐在她身上，這時正跟主人一起動彈不得。

貝雷絲緩緩將魔力注入其中。

她的魔力在湍急河流中溯源而上，流進了艾黛爾賈特的靈魂。

艾黛爾賈特沒有抗拒，下意識地容納了她。

剎那間，無與倫比的強烈歡愉在神識中爆發——

這是超越世間靈肉結合的極致、唯有兩人能到達的巔峰。

隔天清晨，艾黛爾賈特悠悠醒轉，一張眼就見貝雷絲擔心地看著她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

她難得這麼緊張，滿臉都寫著擔憂。

「現在感覺怎麼樣？」

艾黛爾賈特被她輕輕摟在懷裡，迷迷糊糊地想了一會。

啊，昨晚好像是……暈過去了。

「很好。」

艾黛爾賈特身心舒暢，狀態絕佳，跟伴侶相親相愛，果然有助身體健康。

正想調侃貝雷絲昨晚沒有壞心到底，突然覺得肚子很餓。

「……就是想吃東西。」

「嗯，妳躺一下，我去拿早餐上來。」

貝雷絲轉身下床，撿起地板上的衣物迅速穿好後，忽然望向床腳。

不知道看到什麼，她抬眸掃了一眼艾黛爾賈特，伸手撫著頸上吻痕，微笑走出房間。

艾黛爾賈特抱著棉被，慵懶地躺了一會，敵不過好奇心，爬到床邊探頭一看。

白皙的臉頰一瞬間浮起紅暈。

「……」

靜下心來想想，不過是一件貼身衣物而已，弄濕它的還是貝雷絲，有什麼好害羞……

不，果然還是很害羞！

艾黛爾賈特捂著發熱的臉在床上滾來滾去。

就算跟貝雷絲什麼沒羞沒臊的事都做過了，她還是個正經八百的芙朵拉人！

「艾爾？」

貝雷絲端著早餐回來，就見床上鼓起了一團棉被小山。

她將餐盤放到桌上，走到床邊，掀開棉被。

「這是妳新發明的賴床方式？」

面對貝雷絲從容不迫的微笑，艾黛爾賈特輕哼一聲，坐起身來。

「才不是……」

貝雷絲笑了笑，拿來餐點，靠著床頭餵她，兩人一邊進食，一邊討論行程。

「去市集走走吧，這裡的手工藝品很有名，特別是木頭雕刻。」

「嗯，我在報告上看過，銷售收入僅次於農產品，對吧？」

艾黛爾賈特懶洋洋躺在她懷裡，張口吃下她餵到嘴邊的麵包，咀嚼嚥下。

「說起來……妳送我的瓶中船，製作者也來自這座城呢。」

瓶中船？貝雷絲偏頭回想，多年前的記憶漸漸復甦。

「『勝利號』？」貝雷絲記得當初是在黑市買下的。「怎麼知道製作者的？」

「妳失蹤那段時間，不小心摔壞過，為了修復它，想辦法找到了製作者。」

艾黛爾賈特淡淡說完，吃下最後一口麵包，順勢舔了舔她的手指，滿足一笑。

貝雷絲低頭舔去她唇邊的麵包屑：「吃飽了嗎？」

「嗯，吃飽了。」

「那麼，一起去洗個澡吧？」

「好……」

貝雷絲笑著將她抱起來，沐浴著悠閒的晨光，慢慢走進房中的浴間。